

对“网络超有机体”的会诊式研究

从孔德开始,人们在认识社会时就存在一种“生物学隐喻”,斯宾塞提出的“超有机体”概念,更超越了适者生存的生物学意涵。当互联网与社会耦合成一个更加庞大、更加复杂的“网络超有机体”时,人类的认识水平和管理能力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尤其是当下“互联网+”“大数据”等热门话题的展开,网络社会研究逐渐步入社会科学的中心论域,建立在传统学科分工基础上的单学科视角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为此,本期“网络社会变革与管理”专栏邀请相关学者,从多学科复合视角对“网络超有机体”进行会诊式研究。

网络社会管理是学界、政府、民间持续共振的一个热点问题,推陈出新的一个前提是具有贯通性和大视野。杨嵘均的《网络虚拟社群的内涵、特征及其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以小见大,分析了虚拟社群中存在的解意识形态化、无政府主义与自由化、草根民主化、去阶层化、去封闭性、去中心化以及文化多元性现象,在网络虚拟社群的学理本质与国家政治安全的实践策略之间勾连了一种研究进路。事实上,网络社会管理是为实现合秩序状态而推进的网络有序化过程。在此过程中,用以调控网民行为的政策工具多种多样,每一种实践模式都是多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张伟、金蕊的《中外互联网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读起来有一种少有的动感和新意。他们分析了各个国家共同经历的从非政府化治理转向政府管控,再向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式转变的动态过程。以此为基础,可以更准确地理解以中国为代表的行政导向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这两种主要实践模式的形成路径。

毫无疑问,任何管理策略都必须建之于机理性研究,对网络社会变革的学理分析是认识“网络超有机体”的学术基础。邵力在《微博网络聚集过程的社会表征释义》一文中,实证分析了微博网络中符号、信息、意义和人的多层次聚合现象。她发现:符号系统与个人认知之间会建立某种“共有”关系,进而形成特定的社会表征。在经由微博群体持续互动之后,则会逐渐完成社会表征“共有”系统的建构过程。赵杨的《网络规则生成和演进的内在机制》,从新制度主义视角透析了网络社会规则这一新的时代命题。她结合网络成文法形成与发展的史实,对网络规则的生成、学习和积累,网络社会规则的变迁路径等深层问题进行了分析,这既是网络法学的基础研究,又是社会学规则研究的具体化深入。

(特邀主持人:何明升,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网络社会变革与管理】

网络虚拟社群的内涵、特征及其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

杨嵘均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当今时代,物理时空和虚拟时空急速交融,虚实相彰,既相克相生又相补相长。在这双重时空中,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交往方式急速革新,在除旧布新的基础上日新月异,促使网络虚拟社群的形成和发展,这已成为当下政治实践和政治学研究不可忽略的社会现实。因而,从学理上阐明网络虚拟社群的内涵、本质及其特征,对于网络政治学以及网络社会学的学科研究具有奠基性的意义。网络虚拟社群因其呈现出解意识形态化、无政府主义与自由化、草根民主化、去阶层化、去封闭性、去中心化以及文化多元性等特征而对国家政治安全造成了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公民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国家主权与政治权威、权力监督与政策制定、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政治沟通与执政合法性、官僚制组织结构以及政治文化与政治环境等方面。由此,治理与保障网络空间国家政治安全,也应立足于上述诸方面。

关键词:网络虚拟空间;网络虚拟社群;国家政治安全;网络虚拟社区

中图分类号:D035;C912.2 **文章编号:**1673-5420(2016)04-0002-12

当前,由于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现代通讯通信技术、卫星传感技术等快速发展及普及运用,人类已经事实上拓展了自身的生存时空——由物质化生存时空进入虚拟化生存时空,这两个时空虚实相彰,既相克相生又相补相长,而且虚实的时空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们似乎突然陷入了现实与虚拟的生存矛盾和冲突中,“人们似乎‘关怀一切、同情一切、参与一切’,而在心灵最深处似乎又难以摆脱漠视一切、憎恨一切、反对一切的真实想法,因而在网络虚拟空间中,人成为内心狂躁孤傲与外表谦和平凡的矛盾体:他们依靠网络虚拟平台所进行的情感沟通、思想交流、精神交往在亦真亦幻、色彩斑斓的完美的拟象中进行,虽喜忧参半、善恶杂陈、真假混乱,但这却恰恰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和窥私癖——几乎每个人都带着伪善和正义的面罩、举着‘道德圣人’的大旗,在虚拟的网络空间

精灵般地翱翔,虽常常心有不甘,但乐此不疲,欲罢不能。”“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促使网络空间中虚拟社群的形成。”^[1]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网络虚拟社群,亦即网络虚拟社群的内涵和本质是什么呢?它具有哪些特征呢?其对国家政治安全又有着哪些影响呢?本文旨在回答这三个问题。

一、网络虚拟社群的内涵和本质

显然,网络虚拟社群是衍生自物理空间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社群概念。它用来表示在网络上所呈现出来的类社群现象。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社群又被称为社会群体,它的概念是承袭公民共和主义的传统而来,可溯源自柏拉图《理想国》以及亚里士多德对人类是社会性动物的论述。从组织规模上来看,不管组织规模是大还是小,任何组织都是有着共同的目标的。因而,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将社群定义为“两个或更多的人,他们有共同的认同及团结一致的感觉,对群体中的每个人的行为都有相同而确定的目标和期望”^{[2]191}。基于同样的理由,郑杭生先生将社群定义为“一切通过持续的社会互动或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并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类集合体”^{[3]146-147}。由此可见,两位学者对社群内涵的理解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对于网络虚拟社群的定义,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者,却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共识。因此,从学理上阐明网络虚拟社群的内涵和本质,对于网络政治学以及网络社会学的学科研究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网络虚拟社群呢?亦即网络虚拟社群的内涵和本质是什么呢?

从概念的衍生和运用来看,网络虚拟社群的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者霍华德·瑞恩高德在1993年首次提出的。此后,学者们对此进行着不断的探索。从现代传媒视角来看,人类传播活动发展至今,经历了口语传播时期、文字印刷传播时期、电子传播时期三个阶段^{[4]33-51}。在口语传播时期和文字印刷传播时期,群体行动受到传播媒介传播速度慢、传播范围窄的限制,对资源有着极高的要求,是一项近乎奢侈的活动。然而,在电子传播时期,由于电子媒介的出现,尤其是网络媒介的迅猛发展,人们的信息传播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且聚集的成本大大降低,所以“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的交流工具支持群体对话与群体行动”^[5]。由于共同的爱好、利益或者仅仅是纯粹的社交需求,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国家的人,通过互联网轻易地在某个网络社区或社交平台上聚集、交流而形成一个个虚拟社群,并将互联网变成了一个虚拟公共领域^[6]。

对于虚拟社群概念,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第一,从组织形成方式上来说,“虚拟社群,它是指一群主要借计算机网络彼此沟通的人们,彼此有某种程度的认识、分享某种程度的知识和信息,在相当程度上如同对待友人般彼此关怀,所形成的团体。”^{[7]70-74}而美国的网络研究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则认为,“虚拟社群是人际的社会网络,大部分以弱纽带为基础,极度地多样化且专殊化,但也能够由于持续互动的动态而产生互惠与支持。”^{[8]444}在国内,学者彭兰也同样认为,“虚拟社群是由许多形式的电脑媒介通信所形成的,群体成员之间的接触是以电脑网络或电子布告栏的方式互相交换资讯或意见而形成的一种长期的人际关

系。”^[9]¹²³第二,从结构特征方面来说,国内学者杜骏飞认为,虚拟社群“并非是一种物理空间的组织形态,而是由具有共同兴趣及需要的人们组成、成员可能散布于各地、以旨趣认同的形式在线聚合的网络共同体”^[10]。而张品良则认为,“网络社群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连结起来进行网络互动的集合体,它有稳定的群体结构和较一致的群体意识和持续的人际互动关系。”^[11]第三,从虚拟社群的功能角度看,丹尼斯·麦奎尔在《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中认为,“虚拟社群是指代由参与互联网的交流与讨论而形成的线上团体或者紧密的个人关系。虚拟社群被认为具备很多真实社群的特征,包括认同、凝聚力、分享的规范与见解等,即使他不牵涉任何与其他成员的实体接触或者真实的个人认知。”^[12]²⁴⁷因而,学者哈格尔和阿姆斯特朗指出,虚拟社群的真正意义在于把人们聚集在一起,通过网络建立起互动的基础,满足人们的兴趣、幻想、人际关系或交易等需求^[13]¹⁹⁻²⁶。这与国内学者郭莉等人的观点不谋而合。郭莉等人认为,虚拟社区中的社群“是指由一群原本不认识的,因某种原因(共同兴趣、目标、需要或主题等)而通过在网络虚拟空间进行交流和互动来交换知识、交流问题、分享爱好和产生交易的网络用户组成的群体”^[14]。

从上述学者对虚拟社群概念的阐释来看,笔者认为,网络虚拟社群活动的场域应该是网络虚拟空间,其活动的内容以信息交流和传播为主,其组织结构应该是物理时空中的人际关系网络在网络虚拟空间的投射——与物理时空中的社群所具有的组织化、结构化的特征相比,它呈现出松散的非结构化的特征,因而可以说,“所谓网络虚拟社群,是指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由网络参与主体自发形成的关系松散却联系紧密的非结构化的组织群体。”^[1]这一定义,具有以下的特点:首先,网络虚拟社群是借助于网络技术平台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存在和活动的。目前,网络虚拟社群主要存在于贴吧、论坛等电子公告牌系统(BBS)中,存在于人人网、开心网等社交网络(SNS)中,存在于QQ、微信等即时通讯软件网络中,存在于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等微博客中,存在于DOTA(刀塔)、英雄联盟等网络游戏中,也存在于新浪、网易等新闻网站以及虾米、优酷等音乐/视频分享网站中,等等。其次,网络虚拟社群得以形成并发展的基础和维系点是人们的自身需要以及共同的兴趣、关系、话题、利益,或者在网络中相聚并产生交流、互动的愿望^[15]。当前,网络虚拟社群的主要维系点有兴趣、关系、话题和利益,等等。其中,由兴趣维系的网络虚拟社群,其成员往往在共同的兴趣爱好的基础上进行交流,比如虎扑篮球论坛、WOW吧(魔兽世界吧),等等;由关系维系的网络虚拟社群,成员往往在现实世界中具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比如亲人、朋友、同学、老乡,以及QQ、微信、SNS等网络平台上形成的虚拟社群,等等;而人们就新近发生的某一新闻事件在网上进行意见讨论和交流而形成的社群,通常称为由话题维系的网络虚拟社群,它常见于各类新闻网站、微博等媒体中,这类社群往往组织结构非常松散、成员流动性极大、存在时间较短,随着所讨论事件的完结或其他议题的兴起而没落、消失,但也可能发展成为长期的社群;^①由利益维系的网络虚拟社群,成员加入社群往往是

^① 比如1999年5月9日,为表达广大网友对以北约为首的美国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野蛮行径的强烈愤慨,人民网开通“强烈抗议北约暴行BBS论坛”,开通一个多月即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年6月19日该论坛更名为“强国论坛”,存在至今,形成了持续的影响力。

为了得到某种需求的满足。^①最后，网络虚拟社群按照持续时间的长短可以分为临时虚拟社群、短期虚拟社群和长期虚拟社群。网络虚拟社群持续时间长短主要是由这个社群的维系点的存在时间长短和影响力大小决定的。大部分以新闻话题为维系点的网络社群都是短期虚拟社群，因为新闻事件具有时新性，人们讨论的话题会不断改变；一些以利益为维系点的社群随着目的的达到也会消失，比如网络维权群体和某种产品的抢购群体等；而大部分以兴趣和关系为维系点的网络虚拟社群都是长期虚拟社群。^②

显然，虽然上述看法汲取了现有研究的一些观点，但是它与既有研究也是有所差别的，这是因为，网络虚拟社群并不仅仅是传统社群的网络化，而主要是在网络空间的基础上建立的新的社群，在互联网时代表现出新的形式和特征。首先，在互动场域上，传统社会学意义上的“社群”虽然不需要有明确的地域界限，但其存在与互动都是以实体场景作为基础，社群成员的交流往往是面对面的，离不开地域的限制。而网络最大的特点就是其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此“虚拟社群”的成员不再局限于地域的束缚，哪怕他们相隔千里，依然可以在无形的网络空间讨论交流^[16]。其次，在网络虚拟社群中，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的深厚程度远不及现实社会中的社会群体。与现实社会群体相比，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匿名性的交往与互动方式，以及普遍缺失现实社会群体的“共同身份”，导致了网络虚拟社群的成员之间相互认知度和认同感比较差，网络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在更大程度上呈现出非持续性和非紧密性的特征，因而他们普遍缺少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团结感，没有“共同的目标”追求和需要完成的共同任务。因此，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在本质上，网络虚拟社群是依靠网络互联互通的技术平台和信息平台而自发形成的、间接互动的、具有异质性的虚拟社会群体。

二、网络虚拟社群活动的特征

由上文论述，我们可以推理出，既然存在网络虚拟社群，就必然会产生网络虚拟社区，因而在探讨网络虚拟社群的概念和内涵的同时，也需要阐明网络虚拟社区的概念。一般而言，网络虚拟社区，也被称为网络社区，对这一概念的探讨也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叶琛认为，网络上产生的新颖而独特的人与人实现互动的虚拟环境就是“网络社区”^{[17]3}；戚攻、邓新民则认为虚拟社区是“有一定‘电子边疆’，并有一定数量的网络行动者持续互动的社会系统”^{[18]165-166}。可见，虚拟社区一般指的是人们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彼此互动、彼此交流的平台。

（一）虚拟社区的类型

虚拟社区有不同的类型。彭兰教授认为，网络虚拟社区按照其组织结构分可以分为两类，一

^① 例如，人们加入“知乎”一般是为了满足自身获得知识的需求，加入“陌陌”是为了满足交友的需求，加入“虎嗅网”是为了获取商业资讯和创新创业的帮助等。

^② 此类虚拟社群最典型的例子是明星粉丝团，很多有号召力的公众人物拥有众多非常忠诚的粉丝，他们甚至不会因为偶像的逝世而结束对他的崇拜，比如张国荣和邓丽君的粉丝仍然会在网络上以虚拟社群的形式相互交流并且还会策划现实活动，如为邓丽君扫墓，等等。另外的例子是发展中逐渐规范化的虚拟社群，此类虚拟社群有完整的系统和未来规划作为其长期存在并发展的基础。参见彭澎：《虚拟社群的分类研究》，《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类是“圈式结构”，一类是“链式结构”^[15]。在这两种不同的网络社区，形成了具有不同特征的虚拟社群。^①

1. 圈式结构(如图 1 所示)。圈式结构社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有一个明确的边界，“就像画地为牢的圈一样，社区的活动都在这个明确的‘地界’内，BBS、QQ 群、博客群等就是这种结构的典型代表。加入某个社区，会有明显的行为标志，如在社区注册，而每个社区也有一个明确的名称。人们在这种社区的互动是通过一个个明确的话题来进行的。”^[15]因而，圈式结构更有利于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的形成。“圈式结构使社区边界明确，社员成员有较明确的身份意识，社区成员作为一个集体进行的交往比较多，成员对社区的归属感更容易形成。”^[15]因此，圈式结构社区中的虚拟社群结构更为稳定，存在时间更长，对个体的态度与行为产生的影响也更加明显和持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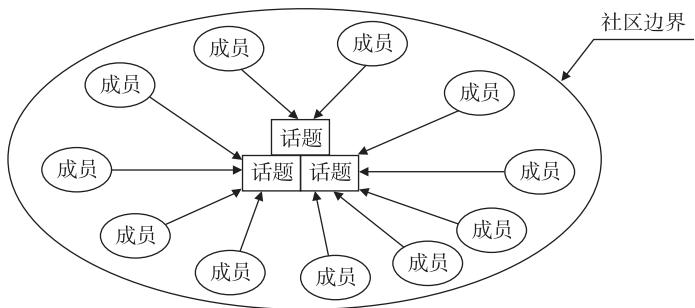


图 1 圈式结构社区

注:图 1 来源于彭兰:《网络社区对网民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

2. 链式结构(如图 2 所示)。在链式结构社区中，“人们的互动往往并不需要话题讨论，而只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所形成的关系链条，如‘标签’功能、‘好友’功能等，‘标签’建立在内容的联系上，‘好友’建立在人际关系的认同上。社区正是靠这些关系‘链条’或‘纽带’来产生的，最终这些纽带编织出复杂的成员关系网络，社区是动态的，可以不断扩展的，呈现出多变的状态。”^[15]链式结构社区实际上是一种社交网络，微博、SNS 社区、即时通讯软件等都属于链式结构社区。“相较圈式结构而言，链式结构这样一种较为松散、灵活的结构关系，使社区成员的集中交往并不多，更多的交往是一对对成员之间的个别交往。”^[15]因此在链式结构社区中的虚拟社群往往没有明确的边界，而且结构松散、存在时间短、群体意识比较模糊。虽然链式结构社区不能对个人产生长久的、持续的影响，但却可以通过裂变式的人际传播链条，使某些信息的传播在很短的时间内呈几何级数量增长，相比圈式结构社区，其传播速度要快得多，辐射范围也广得多，可以在短时间内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

^① 当然，须要强调的是，网络虚拟社区类型首先是建立在网络虚拟社群结构基础之上的，而网络虚拟社群结构又是建立在网络分布物理结构之上的。从网络分布的物理结构来看，网络虚拟社群的结构主要呈现出网状拓扑结构。网状拓扑结构(有时也称为分布式结构)是指网络的每台设备之间均有点到点的链路连接的网络结构，主要有星型结构、总线结构、树型结构、网状结构、蜂窝状结构、分布式结构等。除了网状拓扑结构外，比较常见的网络分布的物理结构还有蜂窝拓扑结构，它是无线局域网中常用的结构，是以无线传输介质(微波、卫星、红外等)点到点和多点传输为特征的网络结构。另外，在计算机网络中，还有诸如总线型与星型相混合的结构、总线型与环型相混合连接的其他类型的拓扑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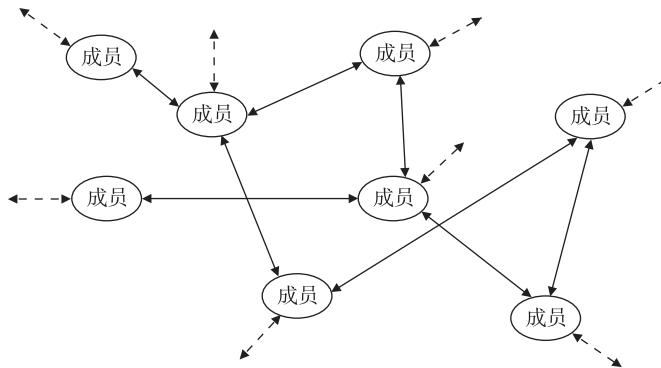


图2 链式结构社区

注:图2 来源于彭兰:《网络社区对网民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但需要注意的是,虚拟社区与虚拟社群并不是两个可以完全等同的概念。由于二者都可以译作 virtual community,也都是因人们基于共同兴趣、利益或社交关系在网络上聚集而形成的,因此国内很多学者在应用这两个词时往往不加区分。二者的不同主要表现在:首先,虚拟社区是人们网上交流活动的平台,而虚拟社群指的是在互联网上活动的群体。狭义的虚拟社区指的是百度贴吧、天涯论坛、西祠胡同等 BBS 网站;广义的虚拟社区是指所有带有交流性质的网络平台,包括博客、BBS、SNS、即时通讯、网络游戏、音乐分享、问答等形式在内的网上交流空间。从广义上来说,虚拟社区就是虚拟社群活动的空间和载体。其次,网络社区是知识与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作为现实社区^①的延伸,网络虚拟社区也有特定的空间和边界,这就是一些学者所谓的“电子边疆”,不过这种“电子边疆”不具有物理空间的三维性质,而只具有虚拟的性质,其只表明虚拟社区在网络上的覆盖范围而已——有的虚拟社区范围很大^②,有的虚拟社区范围很小^③。但是,虚拟社群作为一种群体,是不存在具体的边界的。虽然网络虚拟社群与网络虚拟社区在内涵上有一些区别,但一般来说,虚拟社群总是存在于网络虚拟社区平台之上的,一个虚拟社群往往也是一个虚拟社区,有时可以用虚拟社区的名称来指代存在于其中的虚拟社群。只不过当我们说虚拟社区时,更加注重其平台属性;说虚拟社群时,更加注重其群体属性。

(二) 网络虚拟社群的活动特征与趋势

虚拟社区的类型结构以及网络空间信息传播的物理结构特征,决定着网络虚拟社群的活动特征。网络虚拟社群的活动呈现出以下特征:

^① 社区概念一般是以一定区域为前提的,通常指“人群集中居住的区域,或同一人群构成的社会,或指同一人群居住的地区”。如村庄、小城镇、街道、城市的市区和郊区、大都市,等等。参见翟本瑞:《从社区、虚拟社区到社交网络:社会理论的变迁》,《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② 比如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社区网站西祠胡同,至今注册用户已超过3000万,西祠用户自建讨论版超过80万个。西祠用户遍布全国及境外,积累了不同地区、各年龄层次、各种行业、不同兴趣爱好的大量忠实网友,用户群横跨学生、都市白领、记者、编辑、作家、艺术家、教师、自由职业者、商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公司高层人士、退休老人等。详见百度百科:西祠胡同.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139.htm>.

^③ 例如,两三个人建一个QQ群也可以是一个虚拟社区;百度贴吧里包含着很多小的贴吧,他们各自也都自成一个虚拟社区,只不过范围更小些。

1. 从网络虚拟社群对意识形态的影响来看,网络虚拟社群呈现出解意识形态化^①的特征和趋势。这一特征的形成,是由网络虚拟空间的高度开放性、自治性和流动性所决定的。网络虚拟社群活动空间的高度开放性、自治性和流动性,以及网络虚拟社群参与主体的虚拟性和不在场性,为网络虚拟社群依托文字和语言生产和传播各种隐性的和非物质化的舆论和信息提供了便利的时空前提。“这些来源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现实问题的舆论和信息,必然直接或者间接地关涉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并进而影响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起到解构和重构的作用,笔者将这一解构与重构双向作用的趋势称为解意识形态化趋势。”^[1]

2. 从网络虚拟社群对国家主权与政治权威的影响来看,网络虚拟社群呈现出无政府主义与自由化的特征和趋势。该特征和趋势的形成根源于“网络虚拟空间无界性、匿名性、去中心性等”^[19],主要有嫁接性来源和原发性来源两种,呈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网络虚拟社群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化倾向和去权威化趋势;网络虚拟社群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以否定国家作用、强调网络空间的独立性、倡导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网络虚拟社群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以强调自发性合作和密谋性活动为主要形式^[19]。

3. 从网络虚拟社群对权力监督与政策制定的影响来看,网络虚拟社群呈现出草根民主化的特征和趋势。与传统传播过程相比,网络传播使得“媒介权力”以及媒介力量悬殊发生了颠覆性的逆转,主要表现在:网络传播过程中传受身份的变化;大众化、生活化、戏谑化、去组织化和去权威化的信息内容与传统传播差距的缩小;普通民众生产和发布信息的质量以及与政府组织讨价还价能力的提升;普通民众新的聚合趋势增强了草根民众的“媒介权力”^[20]。这些颠覆性的逆转表明在网络传播时代,“网络作为一种媒介,越来越成为普通民众进行沟通交流和社会交往的技术沟通工具,而且这一趋势的发展也逐渐使得传统的专业媒介、大众媒介、地域媒介向业余媒介、个体媒介和全球媒介发展。在当前网络传播环境下,网络媒介确实使得人人成为信息发布员和新闻播报员成为可能,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而且,与网络传播环境出现之前的传播环境相比,媒介权力的作用方向似乎也确实发生了偏向以及一定程度发生逆转,它事实上已经出现了由以往的政治统治集团及其机构垄断的‘权威主导’逐渐转向普通民众也可以参与传播的‘草根主导’趋势。”^[20]

4. 从网络虚拟社群对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的影响来看,网络虚拟社群呈现出去阶层化的特征和趋势。“在网络自媒体传播生态中,信息生产和传播主体在现实社会中由于职业、地位、金钱等物理因素而形成的阶段性消隐了,这导致网络使用者物理空间中的社会实际身份与网络虚拟空间中虚拟的电子身份实现分裂成为可能——在现实生活实践中,网络使用者在网络虚拟空间和现实的物理空间中身份割裂、人格分裂的现象比比皆是——他们事实上就是以‘双面人’的面目交替出现在网络虚拟空间和现实的物理空间的。因而,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网络虚拟社群去阶层化的特征得以形成并有不断发展的趋势。”^[21]这一去阶层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① 所谓解意识形态,就是指在对意识形态各个组成部分进行分解的基础上把握其本质,根据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变化发展的需要,消解其不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变化发展的意识形态,同时建构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变化发展的意识形态,可以将这一解构和重构意识形态的过程变化,称为解意识形态化。参见杨嵘均:《论网络虚拟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策略》,《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

一是网络虚拟社群交往纽带的网缘化与虚拟社会角色的去身份化;二是网络虚拟社群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去中心化与虚拟社会角色的平等性;三是网络虚拟社群参与主体的异质性与参与主体社会角色身份的双重性;四是网络虚拟社群的自发形成与现实社会角色虚拟化的零门槛性^[21]。

5. 从网络虚拟社群对政治沟通与执政合法性的影响来看,网络虚拟社群呈现出去封闭性的特征和趋势。在当今网络信息化时代,由信息的分散性、隐匿性和流动性所决定的现代社会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开放的、匿名的和流动的社会,而微电子技术、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等现代通讯通信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运用,则为人类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社会交往和生产生活空间并同时养成了技术化的生产方式、行为方式、生活交往方式,其结果就必然是传统的封闭化的政治体系藩篱被冲破并使得现代政治体系呈现出去封闭化的特征和趋势。其主要体现在时间维度上、空间维度上、事物展现方式上以及社会制度变化特征上^[22]。

6. 从网络虚拟社群对官僚制层级结构的影响来看,网络虚拟社群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特征和趋势。网络虚拟空间的组织结构是由微电子技术、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等支撑而形成的去中心化的网络状的结构,这决定了网络虚拟社群的结构必然表现为依着在网络虚拟空间组织结构之上的人际关系结构。这是因为,“‘去中心化’是一个动态的运动过程,它既是由微电子技术、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等所支撑的传播过程,也是人际关系动态流动的过程;前者的由微电子技术、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等所支撑的传播结构,承载了后者的人际关系动态流动的结构路径,并且二者的动态结合构成了网络虚拟空间由个体虚拟人际交往而组成的整体结构,即网络虚拟空间的组织结构以及由此结构而生成的人际关系组织结构。”^[23]

7. 从网络虚拟社群对政治文化与政治环境的影响来看,网络虚拟社群呈现出文化多元性的特征和趋势。传统政治社会权力导向性的政治文化是由统治者掌控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舆论倾向,因而其政治文化呈现出一元性的特征。而以政治和民主参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则要求构建一种能够体现兼容民族国家、公民社会和公民个人在公共利益以及个人利益等方面不同诉求的多元性的政治文化,在网络信息化时代更是如此。因此,在网络信息化时代,网络虚拟社群的文化多元性的特征和趋势得以形成并不断发展,其不仅表现为具有突破时空间距的开放共享性与以社会分化为背景基础的感性自由,也表现出基于社群互动关系的文化身份认同和情感共建以寻求共同体归属感,同时更表现出其促进整体社会文化向多元文化格局的方向不断演进的亚文化特征和趋势,而由文化因素聚合的虚拟社群则因为具有强有力的社会参与力量彰显了网络信息化时代政治参与与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意义。

三、网络虚拟社群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

从政治安全角度来看,网络虚拟社群在网络虚拟空间的活动对国家政治安全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下述诸方面:

(一) 网络虚拟社群对公民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的影响

在网络虚拟空间中,人类社会政治关系焕发出强大生命力,“演绎着人类个体及其共同体的

政治欲望和需求,甚至为人类提供在现实中不可能有的社会政治关系,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的政治欲望和心理需求”^[6];在网络虚拟空间中,信息传递和接受的平等性以及“去阶层性”特征决定了普通民众可以平等获取和发布政治信息与政治知识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而这必然会进一步影响人们适应现实政治环境以及认同现实政治现象与政治文化的政治意识与政治心理,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观点。从网络政治实践发展变化的趋势来看,“追求民主、自由、平等是虚拟时代公民的基本政治价值取向。人们主动参与政治生活,平等地表达自身的政治利益诉求,改变了传统时代对政治的冷漠态度。”^[6]这必然进一步影响人类的政治生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并重塑着个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公平、正义、平等等政治意识与政治心理的影响下,网络虚拟社群必然会推动并加速社会草根民主的发展。而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网络虚拟社群提供了民众政治情绪宣泄的渠道,有助于缓解政治压力,维护社会稳定。当前,公民政治情绪宣泄的主要渠道有人际交往空间、传统媒体空间、政治表达空间、非法宣传空间、网络虚拟空间等五种。其中,网络虚拟空间由于管制较少、自由度较高、感染范围大等特点为公民提供了一个自由交流、宣泄情绪的场所。人们可以在网络虚拟社群中表达对现实的种种不满,以舒缓现实问题带来的焦虑和紧张,即使不能解决问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宣泄情绪、释放压力。因此,网络虚拟社群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政治压力释放的阀门,如果网民的一些意见和问题能够引起政府重视并得到及时解决,那么这必然有利于消除公民的不良政治情绪、释放政治压力、维护政局稳定和政治安全。

(二)网络虚拟社群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侵蚀与弘扬作用

在网络空间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网络虚拟社群客观上促进了网络虚拟空间解意识形态化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网络虚拟社群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网络虚拟社群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既具有侵蚀作用也具有弘扬作用。其侵蚀作用,主要表现在网络虚拟社群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系统的侵蚀、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化能力的侵蚀、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权威的侵蚀,以及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侵蚀四个方面。而网络虚拟社群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弘扬作用,主要表现在网络虚拟社群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体系、传统意识形态,其中包括对传统文化和道德等所具有的弘扬作用^[1]。

(三)网络虚拟社群对国家主权与政治权威的剥蚀与聚合作用

在网络空间中,国家主权存在具有历史性、客观性、必然性和正当性^[19],“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要想有效地维护和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就必须将国家安全治理界限向网络化和虚拟化拓展并不断延伸。”^[24]然而,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国家主权和政治权威却严重地受到网络虚拟社群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网络虚拟社群对国家主权和政治权威所产生的剥蚀和聚合作用。其中,网络虚拟社群对国家主权和政治权威所产生的剥蚀作用,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即网络虚拟社群对传统国家主权观、政治权威、政治主权以及经济主权、文化主权和安全主权等的剥蚀作用;而其聚合作用,则具体表现在网络虚拟社群对“虚拟自治”以及构建“虚拟政府”的聚合作用,网络虚拟社群使国家主权行使实现了虚拟化拓展,网络虚拟社群促使国家主权形式多样化发展并导致国家“信息主权”的诞生,以及网络虚拟社群导致并加快了政治

社会化的虚拟化发展四个方面^[19]。

(四) 网络虚拟社群对权力监督与政策制定的造势与回应的影响

在当今网络信息化时代,普通民众的作用、地位和力量在不断地提高。这一个不争的事实表明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由网络虚拟社群所推动的草根民主蓬勃发展,而由此所生成的草根民主化趋势对权力监督以及政策制定产生了双向互逆作用:“草根民众通过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以及虚拟技术等了解、发布、传播大量信息到网络空间而掌握、占有、运用知情权、监督权、话语权去为权力监督和政策制定进行网络造势,以迫使政府体系作出回应和处置;而与此同时,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以及治理者,政府体系必然会通过治理活动对此进行适当平衡以调整治理方式与结构,实现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目标。”^[20]

(五) 网络虚拟社群对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的误导与疏导的双重影响

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网络自媒体的传播生态促使网络虚拟社群的去阶层化特征得以形成并不断发展,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即:网络虚拟社群交往纽带的网缘化与虚拟社会角色的去身份化,网络虚拟社群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去中心化与虚拟社会角色的平等性,网络虚拟社群参与主体的异质性与参与主体社会角色身份的双重性,以及网络虚拟社群的自发形成与现实社会角色虚拟化的零门槛性。这些特征导致网络虚拟社群对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产生误导和疏导的双重博弈。其误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网络虚拟社群对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具有非理性引导甚至是违法或者非法引导的作用,通过无序参与政治而导致“参与爆炸”使得网络民主管理陷入无政府状态,以及由于信息数字鸿沟的事实存在而造成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的不平等性;其疏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网络虚拟社群对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的疏导有利于促进个体政治社会化,有利于打破社会精英和官方媒体的信息垄断与削弱信息集权控制的能力,有利于拓宽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的手段和途径以及涵育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有利于加强网络虚拟社群对政治权力运行的监督^[21]。

(六) 网络虚拟社群对政治沟通与执政合法性的消解与生成的互动作用

在网络虚拟空间中,传统的政治沟通的去封闭化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技术化、网络化与虚拟化的现代政治沟通。而现代政治沟通的便捷化发展,必然对现代政治体系的执政合法性产生消解和生成的双重作用。“就其消解作用而言,主要集中在通过侵蚀主流意识形态、诋毁当前政治制度以及丑化或者矮化政府与国家形象来达到消解政治合法性的目的;而就其生成作用而言,网络虚拟空间不仅为意识形态的自我辩护而且也为意识形态的自我完善提供新的平台和空间,尤为重要的是,网络虚拟空间为负面政治情绪提供了宣泄平台和‘减压空间’,这有利于缓解普通民众的民怨和民愤,使得社会不满情绪不至于因日积月累而一朝迸发,同时也为现代政治体系提供民情搜集平台以及时解决问题。”^[22]

(七) 网络虚拟社群对官僚制层级结构的分化与整合的影响

相对于物理空间的具有权力中心或者权威中心的“金字塔”形的官僚制层级组织结构而言,网络虚拟社群的组织结构是去中心化的网络状的结构,相应地,“依着在网络虚拟空间组织结构之上的人际关系结构则是去中心化的网络状的结构”。这种网络状结构对物理空间政治体系的核心组织结构——官僚制层级结构有着分化与整合双重作用。就分化作用而言,其具体体现在

网络虚拟空间的组织结构及依着其上的人际关系结构对官僚制横向结构、纵向结构以及组织形式合理性的分化作用;而整合作用具体体现在网络虚拟空间的组织结构及依着其上的人际关系结构对电子政务平台建设的社会技术环境及其形式的整合作用,以及其对政府内部次级网络虚拟社群的整合作用与政府外部网络虚拟社群对官僚制层级结构的整合作用三个方面^[23]。

(八) 网络虚拟社群对政治文化与政治环境的异化与同化作用

在网络多媒体时代,网络虚拟社群的传播主要是一种多对多的传播,每个人都可以是信息的发布者,传者、受者身份变得模糊,人们能讨论的话题也更加开放和多元,其结果是网络虚拟社群对政治文化与政治环境产生异化与同化作用。首先,就网络虚拟社群对政治文化同化异化作用而言,一是网络虚拟社群对政治文化的同化作用,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促进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参与型公民文化的形态转变,提升网络政治动员的组织化与政治社会化程度,促进初级社会结构、情感态度与政治体系的一致性与责任取向性的政治心理和政治生态的形成,以及推动政治行为与政治体系结构协调一致而建构起理性的平衡取向性的政治文化等;二是网络虚拟社群对政治文化的异化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网络虚拟实践中的“群体极化”(group-polarization)和“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对政治文化发展的异化作用,网络虚拟社群的运作逻辑对政治认同的异化作用,以及虚拟社群从感性层面消解人们的政治理想、政治热情和政治稳定并进而异化了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等。其次,就虚拟社群对于政治环境的同化异化作用而言,一是网络虚拟社群对政治环境的同化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虚拟社群对文化同一性与文化共享空间的同化作用,网络政治参与的开放性和去中心性打破了体系层级和空间地域的限制,以及建构基于信任的政治秩序化的社会环境;二是网络虚拟社群对政治环境的异化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存在于虚拟社群中的群体同质化趋势或群体极化现象造成对社会的离心作用并进而影响文化价值认同与文化凝聚;网络虚拟社群所蕴涵的放大效应与过分的政治动员以较强的解构性冲击着国家或政府对于信息的控制,可能改变着政治文化的背景形势,导致民主政治的不稳定;虚拟和现实之间转换使得政治文化建设的社会环境更趋复杂等。

参考文献:

- [1] 杨嵘均.论网络虚拟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策略[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1):98-107.
- [2]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11版[M].李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3]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编:第3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4]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5] 胡泳.网络社群的崛起[J].南风窗,2009(22):37-39.
- [6] 杨嵘均.论虚拟公共领域对公民政治意识与政治心理的影响及其对政治生活的形塑[J].政治学研究,2011(4):101-113.
- [7] RHEINGOLD H.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M]. Cambridge: MIT press,1993.
- [8]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宏,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9] 彭兰.网络传播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10] 杜骏飞.存在于虚无:虚拟社区的社会实在性辨析[J].现代传播,2004(1):73-77.
- [11] 张品良.全媒体环境下网络虚拟社群发展及社会管理创新[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5):105-112.
- [12] 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 [13] 约翰·哈格尔,阿瑟·阿姆斯特朗.网络利益——通过虚拟社会扩大市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 [14] 郭莉,张悦,周冬梅,等.虚拟社区中的社群交互:研究综述[J].技术经济,2014(12):30-38.
- [15] 彭兰.网络社区对网民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21-27.
- [16] 曾凡斌.互联网的“实名制”与虚拟社区的“治理”[J].云南社会科学,2006(6):80-83.
- [17] 叶琛.网络社区:一个需要放在历史语境中进行解读的话题[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4.
- [18] 戚攻,邓新民.网络社会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 [19] 杨嵘均.论网络空间国家主权存在的正当性、影响因素与治理策略[J].政治学研究,2016(3):36-53.
- [20] 杨嵘均.论网络空间草根民主与权力监督和政策制定的互逆作用及其治理[J].政治学研究,2015(3):110-122.
- [21] 杨嵘均.论网络虚拟社群对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的误导与疏导及其协同治理策略[J].东岳论丛,2015(9):18-28.
- [22] 杨嵘均.论网络虚拟空间政治沟通对执政合法性的影响及其互动生成机制[J].社会科学,2015(3):18-29.
- [23] 杨嵘均.论网络虚拟空间的组织结构及其对官僚制层级结构的影响与治理[J].教学与研究,2015(11):67-77.
- [24] 杨嵘均.论网络虚拟空间对国家安全治理界限的虚拟化延伸[J].南京社会科学,2014(8):87-93.

(责任编辑:刘云)

Meaning and features of network virtual community and its impact on the national political security

YANG Rongju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Journa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In the age of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human beings actually live in both physical and virtual space and time, which makes the way of working and living change a lot as well as the social community. And because of these changes, the virtual community forms and now develops fast, which has become an obvious fact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in the political practice and research at present. Therefore, the meaning and features of the virtual community should be clarified theoretically, which has a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network political science and network social science. Because of the features and trends of de-ideology, anarchy and liberalization, grassroots democratization, de-stratification, de-closure, de-centralization and multiculture, the virtual community has been causing a great impact on political security in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ways, which have shown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citizen's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ideology of state, state sovereignty and authority, supervision and policy mak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legitimacy, bureaucracy structure, political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and etc. As far as the governance of the political security in cyberspace is concerned, the above aspect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Key words: cyberspace; virtual group; national political security; virtual community